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六〇冊目次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三十四卷(二)

〔明〕陳仁錫撰
明崇禎六年張一鳴刻本

..... 一

存笥小草六卷附遺稿雜集一卷

〔明〕冒日乾撰 附 冒守遇撰
清康熙六十年冒春溶刻本

..... 四八九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三十四卷（二）

〔明〕陳仁錫撰

明崇禎六年張一鳴刻本

山東省圖書館藏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著

潛確居類書序

類從乾道起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類聚而羣分惟本之是以聚之聚之是以親之親之是以從之如雲龍風虎之相從也則類如火之上同於天也則類類族辨物慎辨物居方大都本是類之時義大矣哉恒雜而不厭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類之不可忽

無夢園集 馬四

一

也如是竊怪學士家好言虛無耻類書而皮閣下者疲神纂組誰爲呼吸雷風耐煩咀嚼其弊也曰弗類曰敗類誠懼之也此書十六歲時讀書瑤林之潛確居嘉興博碩摺拾成帙而刻成於崇禎庚午六月渡江之辰續訂于辛未九月冊封之竣又明年六月始僱功蓋先君子見余沈沈讀書戒之曰勿迂儒勿腐儒經術以經世舅氏郭翁諱端明別號昇菴方正博聞君子也更互商確詞人宗歐陽率更藝文類聚徐學士

無夢園集 馬四

二

初學記白孔六帖或集于衆手或割裂章句或拘牽對偶事多傳附近唐類函頗摭諸書卷帙浩繁不無重複于是隨手抄記益以他書分曹標目凡三易稿乃就既讀書中秘齋宿承華與諸君子旁求閣本暨燕趙藏書世家斟酌損益捧節還里種松老矣竹方苞茂予嘗有言于荷花萬芙蓉慨然爲造物惜費爲吾生惜福雜我其中類乎否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夜半生子舉火視之惟恐類已也事有類之乃不類不類之乃以類者知類也可以同知惟恐類已也可以濟雖然又有名類而實不類者嘗有言古之善活人者則謂之秦越今之學傷人者則謂之父母與其父之母之而操挺也不如秦之越之而操藥也類書藥物也審脉定方顧用之何如耳嗟乎百聞不如一見邊防充棟也身歷關塞則邸報塘報邊志皆塵飯矣河道累牘也臨決河履新河則南北中洋洋灑灑之三志不勝深咀而盡力溝洫一語先不行于中州矣也鹽

錢法人持一喙也質之屯軍饒賈精權子母者
豈矛盾矣考功指掌也匹馬田間與父老問治
狀別自有龔黃矣司馬軍政也張空拳冒白刃
挈人頭挾生虜別自有衛霍矣郊社宗祀幸學
朝典崇禮也入清廟侍朝堂廁成均穆然遠矣
唐人早朝詩頗寒儉不類矣山水清音也五百
羅漢自鼓自鐘自唄誦而日與天龍神鬼相告
語逢虎逢豹奮髯自得游記末有也我將自其
類而求之是游于方之內也未可概也我將越
無邊國集 馬四 三
其類而神相之是索于牝牡驪黃之外也未敢
信也士君子移其它嗜好而之乎書或不廢閑
覽乎若庚移其苦吟茶誦枯坐一室而四方勤
轍跡焉所得孰多乎哉

六書故序

六書故三十年來戴先生侗有成書而不暇閱
孰知作書者之難哉雖然數百年後手摹其書
白日學者之心如游墅張氏獨延祐汴太守知
之耶行已有耻士之上耻莫耻于不識字耻莫
耻于年白首官要地而不識字耻莫耻于誦習
宓犧孔步顏超而不識字詰之曰不暇耳按子
生十年教六書六書者羣經諸子百家之通什
也六書通天下之書不註疏而劃然古十齡稚
子得傲今日老成人所不諳猶不汗浹否劉達
夫曰點畫小難橫目伴視篇韻之作願出繙門
章縫聞之猶不惶漚否又如漢故事學童十七
已上試史籀書郡移太史得殿最舉効猶不戰
慄否靈帝時師官詣酒家痛飲書其壁觀者爲
飲酒錢錢足減其字師每書輒削焚其拊於足
梁鵠益以板醉而竊拊鵠卒用能書官選部尚
書夫尚書位尊徒手飲酒與劇猶不漏如湯否
昌黎云作者須稍識字義高才生哆口先秦西

京字且不識文焉用古猶不辭虧否文母也字
子也不識母者豈有無母之子哉猶不怵痛否
聲耳治也史目治也瞽史協而耳目治不識字
則瞽史所不治猶不摸索否刻畫竹木以爲識
惟蠻夷與俚俗用之今滔滔皆不識字亦將刻
畫竹木乎猶不發憤否然則如何曰請讀六書
故始余未覽此書喜沙門篇海集韻門法一種
又喜李太史韻會小補一種大都說文作於許
慎自顧野王修玉篇而字有形因聲作於沈約

無聲圖集

馬四

五

至唐韻廣韻韻會諸書而字有聲元龜用翻母
司馬作指掌圖而字有攝韓孝彥歸玉篇於五
音爲三十六母什戒璿增定迄成篇海而字有
子母蓋許氏說文出楊雄訓纂蔡邕石經之上
自漢以來孔安國劉向鄭玄賈逵馬融服虔多
主之其法協於象形諧聲二儀但子母無別耳
是以丁度輩求聲音以歸母考偏傍以入部篇
海主類形而形各係之諸母集類主類聲而聲
各本之諸母若其旁諮荒微重譯象胥天竺之

言或少麗禪于是有韻會補若曰字有韻猶生
有姓籍章變爲篆隸已數典而忘其祖矣以三
四音鍛爲一字古韻較今韻繁簡何如哉太史
愛黃魯直韻會證訛補缺梵俗悉汰總之爾雅
主義沈約主音以四音製韻可訝者六經古史
字叶讀轉注別爲古韻以殿之而江左競風騷
韻爲韻門多崇尚其說太史率本三禮爾雅毛
詩春秋三傳以解經爲說字善乎周思皇曰漢
以前字在經緯編科斗其字簡字序讀爲數

無聲圖集

馬四

五

以被管弦而有餘漢以後字在於韻方言俚俗
其字襍合數音鍛爲一字譯以梵典而不足漢
以前之說字於解經得經之義斯得其字以一
義訓數字故字易漢以後說字主於修詞得
韻之字或不得其義以一字兼數用故用易窮
漢以前雖經有晦字而說字者有精旨漢以後
雖韻無脫字而說字者多抵牾此韻會補所以
作也宋戴概韻書家不以聲爲綱而鑒者以韻
訓辭聲相通則子孫之于遠祖韻相混則鍾純

之於僮爰書以正名之謂何相如雄務奇字不適於用至名天地曰蓋輿穹壤名日月曰烏兔義娥曜靈望舒既誕且俚若者數於何起天亂于上地亂于下人亂于中工不工事不事總是立一以起數爲此書之首次二曰天本乎天者麗之次三曰地本乎地者麗之次四曰人次五曰動植次六曰工次七曰事七者備其歸餘於禱綴疑於末夫六書皆以形人聲有聲則形以麗形事以指事意以會意窮則因賴以諧之類

無夢園集 馬四

又窮則假借以足之至假借而義益難求矣諧聲若赤子僅能號呼其喜怒以相告論然氣可通也假借則義無所因轉借其聲故曰聲形而上文形而下聲員而文方聲備而音不足微顯闡幽當名辨物正言斷詞則備矣韻會補序擬輯爲六書會通首具體次別音次什義次紀事倘於此書有怡然以解者乎

高皇帝釐正洪武韻今制書之體僅用于章奏間餘仍沈約爲宗此於身爲災行已無耻而損

辱君命已學迷本原肆口雌黃不識字者猶甚卽如李斯作蒼頡篇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記事煩猥隸人佐書曰隸夫旣隸人畜之斯意固不薄不獨斯也中車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今故毋敬作博學篇自秦有大篆小篆刻符璽書摹印署書及書隸書之八體可專罪斯乎漢頗因隸獨符印璽幡尚篆秦八書隸爲下漢乃因之漢罪乎斯罪乎王莽時有古文奇字篆書佐書謬篆鳥書六體夫奇字卽壁書中古而異者

無夢園集 馬四

莽罪乎斯罪乎况自斯以後有王次仲程邈史游劉德蔡伯喈並馳其爲所破壞者亦不少矣字無師說者誤漢各是其師說者亦誤文獻不足親記相沿見其聲不見其文則一字而假借數字傳其聲不見其本則一字而貿易數體既不窮經安能識字請極論之自刀筆改爲科斗玉箸柳葉皆譌本文况其他乎鐘鼎之文以多而省失之巧便符璽之文以省而多失之巧謬夫鐘鼎符璽之文未可盡信况下焉者乎司馬

遷受經於孔安國鄭玄受注於服虔許慎受說
於賈逵楊雄課字於卜侯芭今有書而不讀乎
班固輯孝經十一字以爾雅小爾雅古今字附
之若曰說經卽解字爾是元咎謂爾雅小學之
流不當附孝經得無繆其指乎魏初邯鄲淳師
古文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家得策書十餘萬言
是衛敬侯所書學於淳者也聲韻反切鄭康成
輩闕如則漢人學書之途狹矣今字學大明獨
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也乎玄宗詔學士衛包改

無夢園集

馬四

七

古文以今文故六籍多用俗書惟國語儀禮史
漢誦習者少未盡變後人聚馬班字類頗有假
借不當物者如龜勉爲閑免可哂已乾坤天之
字也古書用刀乾爲刀坤一刀兩斷冰霜龍戰
刀斧斬然而坤之六也以疑以雜夫疑與雜固
定乾坤大手力六書故終之此有以哉八卦文
立而象孳八卦而六十四兩畫皆人畫故三十
篇人事居半有以哉

評資治通鑑序

孔子作春秋而前無一日不春秋無一日不史
也孔子作春秋而後無一日不春秋無一日不
史也作春秋作於天終日乾乾行天事天不變
編年亦不變天時作於上人事應於下故春秋
無事載其月疑事闕其文遂開編年之祖後儒
尊孔子曰獲麟絕筆也終日戴天不知有春秋
安知有是非夫天所是千萬世不敢非天所非
千萬世不敢是作史者必是天之是而後謂之
是非天之非而後謂之非又必其人天所是也
而後可以是非天是是天所不非也而後可以非
天之非大都以編年而體定以得人而史尊自
二十一史變爲表志傳紀而紀年畧自二十一
史命爲正史而梁通史六百卷唐編年四十一
家聊備乙庫之藏其有併書本末不著後先雖
曰編年仍是紀傳而史體混自編年紀傳實錄
分爲三宋分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爲三時政記
以宰相二人撰錄而史權分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太史觀之知天知人可以史矣史遷曰
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何自待之非也況其
下者乎故謗牘也而史賊臣也而史寇蜀也而
史犛北酋也而史受賕也而史下代上琢也而
史狐媚也而史事數君也而史清談也而史蔡
卞蔡京也而史臉脫也而史正史猶爾況裨乘
哉宋治平三年初命司馬溫公編集君臣事迹
首呈通志凡八卷英宗悅爲置局秘閣賜名資
治通鑑神宗序之歷十有八載纂十六代闢國

無夢園集

馬四

卷四

家係生民善可法惡可戒者益以目錄考異故
曰斷以邪正要於治忽辭令淵源箴諫深切大
哉神宗之言公六就冗官聽書局自隨或疑治
平熙寧間紛爭國事蓋有託焉豈公之心也哉
大都冇是非之心不可冇是非之見去其偏心
先去其名心使是非定於天定於君定於天下
後世而不必公論自已出南史氏之筆范希文
之學司馬溫公之書是已齊太史數被刑而南
史執簡往聞大史書之矣乃還而不畱一月

之名希文在仁宗時以學職屬孫明復以中庸
授張子厚于是石守道胡翼之各以其學教報
子而不畱一道學之名溫公自選碑官屬御府
供筆墨御筭供果餌出示龍圖天章閣三館秘
書而不畱一著書之名夫惟去其名心一意尊
主庇民故足傳也天台胡三省身之有廣註有
十論有較讐通鑑凡例間關從軍帙亡別購入
考異于各文釐釋文爲辨誤駁海陵本非司馬
康筆康簡較文字官不應跋鑿而紹興登使閱

無夢園集

馬四

卷四

溫公子孫遂訪其裔汲官之好事者撰前例以
屬汲故判爲廣本公註書精嚴之一端也仁錫
憂居以來杜戶卒業竊比于公抑感溫公言覽
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讀之終篇惟王益
柔爾于是探索鉤致就其闕鉅關鍵畧爲提撮
俾閱鑑而又閱胡註別樹赤幟閱評鑑而又閱
評註別開青眼試於集中簡一正人焉一正事
焉如奇雲寫碧漢如河洛出圖書如大海吐烟
月一人不終焉一事顛覆焉若將隕深淵履泰

永唯恐天不生人人不行事唯恐少壞聖賢常
擇之宇宙誤用百年有限之精神笑化爲泣泣
化爲慟至大慟有欠伸思臥者乎嗟嗟讀書不
大悅無以噓碩果不食之孤陽不大慟無以震
死灰不靈之懸魄故天下欲治常多亂常少讀
書欲慟常多悅常少又欲慟已多於慟人慟已
今日多於異日否則有代之慟者矣斯言也願
齋沐而質溫公兼以問世予閱鑑畢殫心宋史
有及達金元恭惟

無夢園集 馬四

太祖高皇帝卽位之明年詔修元史

成祖文皇帝序續綱目而學士周敘疏譏宋史
柯公維騏成新編一書補李燾陳桎輩所未備
在勝國楊公維禎作正統辨黜遠金前人論之
嚴矣近世行王公宗沐本其旨謂元祐紹聖治
亂之界靖康建炎南北之界景定咸淳存亡之
界故編獨覈予亦極目而尤善毘陵薛公應旂
本曰我不可不鑒於有夏亦不可不鑒於有殷
宋元今之夏殷也其詞危矣用人肇治亂之始

故一榜必書得某入儒學隱逸比溫公加詳溫
公刪繁削冗公謂裁減太過無以快心明目卽
四六亦不廢述揭侯斯之言曰修史在于得人
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不可與有學問文章
知史事而心術不正不可與某於學問文章史
事未可妄議而心術則不敢不正予深是之通
鑑前編宋金履祥著鑑曰資治非以極博源而
上之疑鬼疑神甚于黃熊臺駘杜回伯有之倫
不可垂後況左傳止哀公二十七年終趙襄子

無夢園集 馬四

一四

事通鑑首之何疑是以置前編不錄而宋元取
薛本蓋常論之溫公尚左傳毘陵尚荀悅袁宏
范祖禹歐陽修胡氏父子亟稱章懷裴松之各
有原本也抑疑崇文置局詔劉恕趙君錫同修
元豐進呈列范祖禹劉恕劉攽各胡身之以前
漢歸攸三國迄南北朝歸劉恕唐歸范祖禹而
公不載其事豈同修官卽較定簡較之流亞邪
神宗語輔臣此書過荀悅及唐以悅書賜其臣
唐宋人上尊編年明矣故賜名加秩不以榮而

邇英經筵常令進讀則人臣啓沃之極思也噫
公之時何時也所上表不急夷狄而急民生豈
見用人太銳漸剝民以逞大壞軍興不減俸賜
不加搜刮之家法而以一書障其狂邪雖然溫
公望其君好善矜惡取是捨非薛本據事直述
善惡不掩故任天下之事必成天下之事不輕
以君子自予務勉其終不輕以小人予人務錄
其善作事有餘地持論有餘地必致君於堯舜
必長君子之恭必掃夷狄之氛必是非皎然懸
於天而百怪銷滅書曰資治意在斯乎

史記序

見善不喜見惡不怒此人主也文章亦然易喜
易怒文之下也不喜不怒難言矣見善不喜見
惡不怒其孰能與於此哉六經是已若夫可喜
而非無故以喜可怒而非無故以怒徯喜而亦
似真喜徯怒而亦是真怒史記一書耳嗟乎易
文章之法祖也詩文章之鈐鐸也至哉易乎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立象焉足矣又多言乎哉史
記毋乃少盡歟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易也神而
默史也神而喧矣其近于詩乎詩之言興也興
辟雍之鼓鐘亦興卷阿之車馬興鞅掌之勞吏
亦興白駒之逸民興似續之古人亦興雞鳴之
夫婦興前驅之將帥亦興同仇之婦人既環天
下人可於可喁可風可雅不加品題貞淫自見
故世之治也用興興之失繁繁則可刪俗之澆
也用氣氣之失驚驚乃日蔓是以孔子不惡繁
而惡蔓其於詩不尚氣而尚興此意唯太史公
知之他人不知也何也西漢有文章東漢有月

旦有文章人人喜於自見有月旦人人凜於自
避文如景星慶雲可見而不可避之物也太史
公於書無所不取可以不取而故存之於人無
所不收可以不收而故錄之何居以自成一家
言乎則夷然不欲以勸夫人立言立德立功卽
三者無一焉而猶有翹翹自見之興太史公樂
矣嗟乎此一種樂意遂能釀百代能文之苦日
而使之甘柔百代評文之刻意而使之平俾覽
者真喜似喜佯喜佯不喜常若觸之可喜而不

無夢園集 馬四

喜者自在真怒似怒佯怒佯不怒常若擊之可
怒而不怒者自在太史公又樂矣嗟乎彈人人
所不欲也謗已已所不欲也譽人以彈人譽已
以謗已已與人所不欲也如萬石君傳刺客游
俠諸傳何嘗一字譽之哉閭者擊節歎賞以爲
真譽之也噫此興象也天下明眼少而肉眼多
堂下人多而堂上人少使肉眼爭相曜以和其
心而堂下人交相舞以作其勢則事功輿議論
止天下和平矣又如神仙諸傳何嘗謗人主哉

自謗也自謗而不諱卽彈人而不怒矣何以故
月旦之失非失於苛物而失於恕已也是書始
閱於丙寅歲除日可以解解之不可解置之太
史公不求甚解而強解之太史不甚求解人而
強索之皆過也離文明之象萬物皆相見史記
古今文人皆相見之書也噫鼓之舞之以盡神
風水遭而造物不默能讀史記者可與言詩也
已矣亦可與言易也已矣

無夢園集 馬四

漢書序

余嘗勸讀史記與父兄言之甚力但子弟十齡授誦十六僦工二十可巨聲詞林次亦稱伯山谷及閱漢書更有進焉史記韻超布格刺含敘事而漢書典重森嚴真廟廊之文也及余屢閱漢書又有進焉初謂密裁弘構天上架樓臺耳繼再三味之芬芳有香氣更張紅燈拭青眼看長劍急與漢書對其色蒸鬱絢爛是真色非說色蓋嘗謂史記爲古今大織手臺臺萬千言漢

無夢園集

馬四

五

雅若無言漢書爲古今大染局錦江濯紅艷麗光瑩皆莫及焉得兩家之門而入者寡矣學史記而誤是賈人抱布也學漢書而誤是嫫母塗脂也雖然有文心焉文章之色出于中心倡于君父漢天子之文何如哉中正和平漢家詔書近是自唐以後代言高制作之林每每書名書官而漢詔不聞何官專撰何人雄擅則漢天子之文固非其臣所能代也試舉一二民產子復勿事二歲非高祖七年詔乎方春和時病吾民

不得與草木羣生有以自樂而惆悵爲民父母將何如非文帝詔乎諸有親喪勿錄事使得收歛送終盡子道非地節四年詔乎已歿也憫其喪未生也保其胎鰥寡孤獨困窮也悲哉樂草木之無知彼金馬門天祿石渠諸彥能執簡道一字哉此亦謂文章之心卽文章之色也漢天子有色故漢廷臣有色而漢家文字亦有色博學議郎與公卿商國家大事此議論之色也學有專經以世其家此傳經之色也六曹掌故無不專習此典故之色也斬將奪旗出使絕域此封疆之色也如荀悅袁宏力能模史班顧寧安其拙且誠不屑蹈二公餘吻此文宇之色也噫得荀袁而與之說漢書是以無色爲有色也愈于剽其色竊其韻家握一史漢者已

無夢園集

馬四

六

三國志序

予閱三國志竣蓋泊舟濟陽之南池荷花盛開
飲至夜半若有人焉歌鶴鳴古太白酒樓也
慨然遐想獨立久之放舟援筆竊慨孫氏諸公
年太少才太奇志太銳惜乎公瑾大江長征名
操漢賊子敬拒曹迎備勸借荊州多操敵自樹
黨孫吳忠計二人而已伯符義絕袁術襲許迎
帝猷甚壯卒中劍擊呼權叮嚀舉賢任能以保
江東安在哉曹操篡則篡耳有殺漢之實借據
無夢園集 馬四

漢之名若歆若處親牽后臂二賊與曹而三之
若夫用兵用人奸雄能事古今奸雄亦未有過
操焉者也當時欲殺操不者董承劉陽魏諷金
禕耿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耳嗟乎昭烈
之知孔明也非龐德公司馬德操徐元直不知
也及其若魚之得水也雖關張同林而寢不能
奪也然博望燒屯自饒將畧豈盡出忠武哉漢
魏以來求不亂其方寸者難矣元直挈忠武所
昭烈是予漢以方寸予魏以髮膚耳何亂之有

龐德公曰趨舍行止人之巢穴各得其棲宿而
已漢家方寸地此亦人之巢穴也季漢之君在
險愈貞後主立悉委丞相丞相亡三十年不變
法賢而守矣季漢之臣公琰文偉儒雅遵令伯
約不廢征討經軍國最久勤而瘁矣昭烈有北
地王孔明有瞻尚彤僉黃崇以死節若方寸炳
然有足多者予謂三國人才如春秋而陳壽紀
事不及左傳故辭命遜焉孔明類子產子產以
治鄭則有餘矣其善者政無越畔而亦苦謹嚴
無夢園集 馬四

無餘地故布局少狹雖然難言哉漢事大可爲
德操諸公或先之矣爲諸公易爲忠武難故忠
武不可及矣

奇賞自敘

郭參軍曰 疏其壅閼闢其莽蕪領其玄致標其
洞涉底逸 文不墜於世奇言不絕於今愚非其
人也間嘗 折衷往古有一代大作手有一代持
世之文有 一代榮世之文各標而出之嗟嗟大
作手不數 苟不能以支持世也且勿辱乎哉不
辱之文非 玉不源非雷不振非貞不餘非介不
嚴非濯不 色非耻不刻非別不味非耘不淨非
理不感非 懼不醇非爛不化崑山有玉膏其源

馬四

沸沸湯湯豈詎采縛駁竿激素飛清分風劈流
乎哉故曰玉以源之菱之皮爲鼓振以雷獸之
骨揚聲五 百里故曰雷以極之錦濯蜀江而鮮
滌以它水 錦色弱矣故曰濯以色之渭石柱有
村畱神與 魯般語班令其形見曰貌俾醜卿等
圖物容畏 卿不出故曰耻以刻之鱣奮鱗遡流
望濤直上 爆鯉失濟故曰貞以縣之女靈山不
連崗以成 高不託勢以自遠故曰介以巖之有
人難焉其 石人面鬚髮皆具非人也貍貍音聲

麗妙如好頰女非婦女也連石魚形燒之作魚
膏腥雷風相薄山巔如驚顛頑非驚也非魚也
故曰別以 味之鳥耘會嵇春拔草根秋啄其穢
又若廩君 之殺鹽神也故曰耘以淨之楊威與
母遇虎負 母以號虎見其情餌耳而去故曰理
以感之鳥 音如庫多放士如吟大水如啄木大
絲如豚大 旱如晨鵲大兵立言亦然故曰懼以
醇之劉蛻 志文冢云慎無朽爲芝菌以怪人自
媚慎無堅 爲金鐵以行貨起爭慎無滴 體
以味手詔 口故曰腐以化之噫騾國狼狽猶知
蘭中饒金 泥文字乎所謂持世榮世二種之文
可以知矣 是集也首屈大夫所謂大作手亦可
以知矣

續古文奇賞序

文章有殺生而無奇正殺生奇也奇外無正文
兵也兵禮也始武經繼戴禮終文苑英華以此
蓋武事之不張跡文心之不足故兵以武爲道
以文爲種兵法有之人人正正辭辭火火又曰
聖能祖祖鮮能下下夫火火文士之武心也下
下武士之文心也尊文賤武吾茲不信今實
文士安得而尊之實無武夫安得而賤之古今
無不顯案之文人亦無空讀與讀武士亦無

無夢園集

馬四

三

公斷劉項皆非將將之君而陣圖陣法皆可廢
不出多方以誤之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此書
錄案者也生殺在乎呼吸則文章自於喉舌間
倏奇倏正倏虛倏實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斯
在矣故有殺生而無奇正至文也大槩密靜多
內力焉徒誦空文爲敵所誘是以章句易性命
耳或謂茲選止于唐之英華千卷何也夫唐詩
不盡佳而唐以後無詩唐文多直少曲而唐以
後亦無文昔有夢見龍者劉子作文勒之豈非

無夢園集

馬四

三

嘗見畫工者屈其脊率其灰施甲冑雲氣於身
者耶是畫也先輩有好鑄佛者鑄罷輒毀三
年不就工將去童子詰之曰得無似人面乎其
人大悟一夕而佛容成故唐之文猶似夢畫也
猶似人面也然英華一書大奇有學士家廣之
至萬卷更奇予將續出宋文生氣太多能活而
不能殺其根易爛勢不得不爲元之詞曲而宋
統絕王歐老泉子瞻文非不佳亦如王唐瞿薛
以時文雄特而已國初方宋解劉諸公及王